皇明從信録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壬午　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奉　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募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少保胡績宗倚之起戰功。餉費至槩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來代。稍稍爲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閑者有所鬱。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因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

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嘗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譟于兩臺使者。撫臣吳善言，督守林蘇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顧徐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搆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闌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管，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自書服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擬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使

者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
司詗知其狀始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
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
帥帥武股且巽懦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脉决坚振而起顧
獨張佳胤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
將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勤選里候勘
張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候代于苕霅間無何而市民
變復作杭十萬室斥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網
漸密日相厲以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榷各設役夫司干撤
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

受役。諸受役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緊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倚虎，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憶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耳。今黔，稱孫子，揚揚九衢，徒手飫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嘯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命仕卿出他法，臺使者杖而褫諸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為所欲為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稟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

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從者一一皆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驟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櫃及他麗櫃樵揭長竿裂所掠衵衣幟之裒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郎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甚

以亂攻亂行兵要領

若著也

與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眾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討曰遇可使也烏合可灼也命游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怏怏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眾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俟為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眾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吝謂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點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為我倡眾捕亂功成詳論贖有賞也何

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為中軍，俾營兵次之，鄉邑士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萊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剿所就俘，縲縲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已要夢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命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郡遂之猾謀為亂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張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賦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

物情醞釀鴆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上下張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褒異張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寄檢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魁者始鼓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稍殮給妻子費衆斂賻緡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衆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張既已廉得

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號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請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　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謂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腆食而驕于衆又脅其資既死而不反索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　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圉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懽呼浙自是無警矣嘗張疏

再上。

上大悅，進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頒監司而下，悉賚有差，而穢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嘗云。鳳洲筆記

張居正卒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杜星，以南時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訃聞，

上大震悼，

兩宮聖母，

上，潞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謚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 詔太僕少卿于鯨、錦衣僉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上初重江陵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陵歿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碍新政張蒲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穢詈遂無所不至矣

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楚濱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徼倖縱帥延飲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遂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

拾矣

朱正色爲江陵縣令朱倜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契行取朱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僊即精靈也從僊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出小品）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爲齋故巳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

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駭乃爾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小品）

郭青螺爲胡廬山立墓誌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禮延之上坐既別致書不答考之江陵集中答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仰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殺楊椒山沈青霞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沖則趙文華結搆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固多然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人皆推之分宜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

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其風稍息而有亦不盡免者出小品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為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宜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為疏為士期筆寄白操院胡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即真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笞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倉至食衣襪乃死宗武由是擢少參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永戍滕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

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蹈三苗之竄、批鱗義上尚寧　君命而投荒、敢痔邪臣反覲　國憲而謝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効、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錘、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尸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穢之報也。殺巳

江陵負才偏好相業亦可觀而相度不足必欲挽自已操舟自己立逐使居身偏窄徒有峭厲休休之度猝窮乃然某十年之及遇對觀保族有餘殺身汙濁□□爰於□身不能□者

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正相當云。出庚錄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出史料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爲三歐不解讀書腰單帶則虎而翼驕當路則孤而媚至于逢大敵則屍而竄耳金版六弢是其本業卒不能句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當世之務乎有激之言不知此三者文武實共之而大臣尤甚武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也。出小品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凉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

三五十處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出小品

是年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會逞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二奴勾北虜

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首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那異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恍忽太猖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脩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于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附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剌江上夷與虎兒罕搆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爲台他如灰扒兀剌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　特賜諭祭給采幣四表裏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兎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兎早歿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目攝亡祗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奴妹也而故西虜壻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寔陰救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

按女直于古爲肅愼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歳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衞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幷毛憐曰建州女直卽今

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
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把其夷來歸置塔山塔
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寖勾建州
剽掠正德間祝孔華等爲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
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
强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
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
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
謀窺　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
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陲晏然耕牧三

十年台有力焉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强卒謚文莊

癸未 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庶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禮侍周子義，教習之。李廷機、姜鏡、劉應秋、史夢麟、周應賓、郝德溥、姜應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崧、梅國楨、王士琦、梅守峻、徐應聘、梅國樓、梅鵾祚，文聲最著，而葉、李、方、朱、涂、張、位至台柱。出三元考

時申玄蒲張首岑並奉南宮魏見泉儕陳時事因言
廷試閣臣爲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後方可預試蒲州
不悅見泉貶外李修吾救之亦貶有請于文定者曰近
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卒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
及者以此爲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
比得 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之固爭竊以
爲此兩人方是眞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
眞能優容願熟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
主裁吾不得而强也無何蒲州憂歸文定曰以魏李二
君爲念比孫月峯在選司文定與商之即日具疏見泉

韓南吏部修吾轉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慶焉而見泉

尋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文定復爲言諸吏部擢

山東僉憲馴至大用出沒缺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康靜　慈聖上加明

肅

六月翰林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爲職

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

以大用顧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慷

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可以養重處安而慷

大閣條奏疏

髒之士則每每承嚴譴蹈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適幸而已故 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獎賞而優待之乃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爲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自保

皇上憫其無罪還之舊官海內喁喁竊風翕然誦

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歷遭挫已久茹痛已深不宜但叙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日御史曹一鵬又請優擢採之公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

信缺官掌管，合無 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右春坊印信，即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裁斷。綸扉奏草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敬民，懇減織造，以寬民力。邸疏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集報稱隴川岳鳳勾引緬甸莽應裏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因夏月瘴發

渡江難過暫將兵衆收回候秋復來
上命彼處鎮巡官嚴謹隄備一應募兵操練分布防守事
宜着實舉行 邸報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愈多則愈浥爛而太倉
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 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
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
因言議折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暫行亦非常折于
理財經 國之務似在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爲期太遠本

色太虛臣等仰體聖意懇請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奏疏)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儁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李九我廷機庚午解元主考者徑泉申少師即留爲館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直以狀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而李居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淸品正未可甲乙也(出沒錄)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擧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却阿

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
兵備使者四方會議此逆雖在邊禍未息乃勒兵從撫順
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

阿台死

甚設於將軍用火攻衛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
得倚云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
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
聲遠勘前後功狀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 郊廟錄督臣
用誅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廕加成梁祿米歲百石杲
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遯去一孫賊云初杲自恃黠
慧剽悍薄日者術度出亡未即死然旋至台寨就縛矣杲

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罔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也（女直考）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兎悦忽太等騎可萬餘犯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尋于關時遼鎮巳勒王杲遺孽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敕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奴仰加奴乘氷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宜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勑乃密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

九皋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幟爲號衆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令上下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剳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圈門顒積忞目白虎赤劒砍霍九皋中臂九皋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纖焉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　廟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讋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月夜圖報父速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歹商數入威遠

靖安堡、而那林孛羅尤狂悖、挾索貢敕、加二奴聘、蒋西文直考

封國 建第

甲申 萬曆十二年

五月 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應建府第未見 題請於是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以昭 盛典

故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 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帝憫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産既盡抄沒其家屬聽審的撫按官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意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欽此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休

上命擬温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衝邊大將難以輕易

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深得用人之體仰惟　聖見允當不勝欽服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

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寵眷已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抱損而求免于疑忌在國家之體亦宜稍爲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栢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口矣綸扉奏草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祈給餉稍遲誠爲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人行劫披入猺峒地方蓋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衆驕悍難馴豢養之則易憤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

叛散而歸以借餉為名寔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叛自干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所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拏知府又拏守備兵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西一省即今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軍士效尤而起督撫皆束手蹙額恐生意外之變必務為姑息苟幸無事將有紀綱倒置之患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

慮哉周所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緊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役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爲邊疆計爲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所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誠不敢也合無將周所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隆葉朝陽免其拏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爲妥當也出奏議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　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欽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　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

詆訾守仁奏　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　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奏　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　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

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干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

朱與陸辨處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
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襃
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
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
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
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
于 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
亦宜併祀我 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
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
淆亂折諸聖伏惟 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

之次。以昭　熙代文運之隆。綸扉笥草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乙酉萬曆十三年

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棋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 特賜停減。奏議

時民間苦旱、

上焦勞。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illegible]宮成。

七月 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昨者南院御史貪肆。已著重處。近聞贓吏猶受詞狀。多問罪名。贓罰之入者。

多半充私橐方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己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宮完美。 宸衷悅懌。 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還御新宮

定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于陛。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皋、刑科右給事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孟麟、吏科右給事蔡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芳。河南禮科右給事陳大科、吏部主事鄒觀光。山東兵科右給事

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敎、刑部員外魏允孚、陝西、禮科右給事用晦、戶部主事蕭良譽、四川、兵科右給事唐堯欽、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廷相、兵部員外江鐸、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孝祖、貴州、工部員外周孝暘、刑部主事熊敦朴、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推官李樂侵各試官權多取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 旨、樂降級、同芳

罰俸三月

是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魁應天周繼昌浙江馮煐江西熊尚文福建李光縉河南駱思驥陝西米劭廣東何烈廣西唐世堯雲南莫與京貴州蕭重望後俱中進士共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壘茂等處大小栗谷等寨番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勦兵部題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邸報

當是時

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擯棄

數語已見擔當

治安要機

守令賢否所以安民

請臣于要地并及　先君言事者而
上雅熟道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
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
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
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躋太平之盛盡天下徭
賦差煩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願否耳
至日、觀者擁道路、更相傳曰若知海都堂、今已來乎、旋
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
墨爲蠹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擇
賢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

洪歲三遷　說甚職明　辨前稍北　缺右人

歸本于君身殊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洪歲三遷皆特簡也南京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猶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為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即京中人從來未知右都御史為誰氏況其行事乎瑞以為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為約東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蚤即論一人至遠訊諛賊又有一御史為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

今以人行
以[illegible][illegible]陳
物

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為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稟稟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為大宴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船頓絕往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蕭然杜門靜處而已忠介傳紀

房寰為南直隸提學御史婺士納賄恣睢狼籍吳人號為倭房公而擬阿房宮賦以志恨寰故知瑞嫉貪不少借疑將發摘者逆為疏劾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供職寰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

辟闢、極其詆譭、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
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
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
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
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污狼籍、私衷巨萬、識者欲吐、視同
臭穢、聞海瑞之風、宜媿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
且天下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享貪饕之利、而反笑瑞
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
陛下幸察、後寰大敗露、罷職、又以侵官地至削籍、

海忠介被論李晉陽大武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諫臣聞之偕同年訪晉陽郎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擊節稱善遂抹其十之六爲疏以上（出歿錄）

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葺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豪家爲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援徵清丈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恔占無或偏累爲籍可照煩冊以便遵守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閩人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存其舊僮十

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
出江上白衣冠攜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雨淚動
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
批鱗直奏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
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菓羮
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詔贈太子少保
加祭二壇　諭文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誠身視斯民
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日
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
廢乃決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

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薦
擧若金在冶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
特頒祭葬爰貢始終　賜謚忠介遣行人許子偉葬瑞
于瓊之濱涯山

黃秉石曰海公撫吳之德惠世以方周文襄公恍然周
公在吳二十有二年蓋熟吳事如家事而長養之若子
孫矣乃海公僅九閱月其久近如此之懸也無論其清
絕不及也又以公廉威方顧太康俟然太康得君如此
之專也總執北臺權天下權其謫遣御史二十人降光
入雖三人皆奉有特旨莫之爲焉公豈有其勢哉公有

纖塵不翳之明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萬物並育之仁其
氣骨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眞所謂知不惑仁不憂勇
不懼而獨立乎宇宙者也設也以公都大柄歷年所如
文襄大康時其所成就吾不知其當何如矣
又曰余時初束髮歲歲讀書南京故能得其詳乃諸生
羣謁公余尾其後見公頎然而長方頤豐下耳雙垂容
貌可掬而青紗織金服前後襟如乃知危冠敝袍世人
傳之過也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
御園爲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恭小

說家傳宋包孝肅事多依托鬼神想此亦傳聞之類（出忠介傳後記）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是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溺之日已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紀錄彙編）

丙戌萬曆十四年

正月六科查參考成本進覽奏

聖旨着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疏內稱惟考成之法所以稽查勘合催督未完自

皇上登極允輔臣居正之請行之十餘年矣初年類參常一二百件摘參常四五十件俱不過罰治節年奉過 明

旨歷歷可查近年以來伏覩

皇上治尚勵精政先綜覈在外撫按官廩廩奉法不敢怠玩今次六科本相類參不過四十件摘參止五件則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比于先年不啻倍蓰矣其間所以不能

盡完之故則請為
皇上畢陳之如催徵錢粮一節若使地方安靜年時收成
及事簡民淳賦輕差少州縣錢粮易完官府易催如此而
有拖欠不完者此有司之罪撫按之寬縱也至于水旱災
傷去處及差繁稅重疲敝刁頑地方該部以起運錢粮不
肯議蠲有司以庫藏空虛無從措處多加捶楚則無辜就
斃有如近日方復乾以酷被論者過于嚴急則民多逃竄
有如近日劉希問以逼民被論者撫按既欲為國則務安
民欲安民則當斟酌緩急以寬有司之罰故錢粮非不徵
當以漸而徵非不肯完勢不能速完也今以錢粮不完重

捕盜　提問

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
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蠭起此臣等所大懼也又如捕
獲賊犯一節每强盜一起多或二十餘人少或十數人及
事發捕獲豈無逃脫者亡命之徒四散奔逸潛踪隱跡無
人識認即使　朝廷之力不能得之于四方而況撫按專
駐一方豈能撈之于別省若以此重責撫按亦不過嚴督
司道比較州縣甚者即加參劾司道州縣官亦別無計策
惟憑應捕人役將平民拷逼承認抵數報完無辜被冤致
傷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若官在地
方人證一拘而集可以依期完報其間有歷任遠處黜回

原籍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及側應駁問者文移往返又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了事又恐有鍛鍊文致潦草疎略之弊此亦非治體之所宜也以上三事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如此且撫按官既蒙

皇上委任付以地方之責使罰當其罪彼亦輸服無辭若推抑太過則何面目立于司道有司之上凡事只務速完苟免參罰將來政事叢雜法紀隳壞非細故也臣等之愚以爲

皇上所以警飭臣工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事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若臣等姑息苟且壞

朝廷之法萬萬不敢也竊謂今次舉行似照節年 明旨
爲當伏乞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緣係奏奉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
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也仰惟
皇上受天眷命繼 祖洪圖德澤洽于寰區嘉祥鍾于胤
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 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
今 麟趾蕃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 祖
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
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

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也。

盛 家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沖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 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 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 睿齡漸長陽德方亨 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

皇上祗率 祖宗之舊章深惟 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吉日 勅下禮部早建 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 講學及 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 睿體充定次第上請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 升儲案錄

升儲第二疏

喜其定算 靜矣 君之外

輔臣申時行再乞　宸斷冊立　東宮疏曰先該臣等以元子春齡漸長宜早正　儲位具疏陳請伏奉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婴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此竊惟　冊建儲宮　國家大典

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而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煩欲從容而少待　聖謨則慎　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但臣等葵藿微忠芻蕘末慮尚有欲吐而不能自已者自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提有識而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何者以少成若性習慣自初　可不早建而預教也　本朝　列聖建儲

蒙以冲年進職法成則遺意臣等前疏已備言之今　元子方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　宣孝兩朝定已過期矣即欲修　講學之故事備　朝賀之盛儀則恐嬰弱之年勤勞未習臣等豈不知仰承　聖意愛惜　睿體今但舉行　冊立之禮在　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不過一受朝儀不甚煩勞不甚久而名號既正則千萬世之統攸歸典禮一行則億兆人之心斯慰此臣等所以不避煩瀆而再有懇祈者也伏望

皇上念主鬯承祧之重爲久安長治之圖先議　冊立以正　儲位其　講學等儀遵奉　明旨少俟二三年舉行

則　詒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升菴宋錄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非爲册封以貴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升菴集錄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弟宏道中道俱進士有才名履道致道俱庚子舉人亦儁才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內閣以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

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楚、
上不懌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爲第三、弘志
迎撫應龍子、年少兼奇麗、而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
横者、大臣恤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 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啓美等廿二人、先是言官、請毎科考選庶吉
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 旨、如請依止二十二人、
益少四之一矣、薛三才王圖蕭雲舉袁宗道全天敘俱以
文名、而薛官至尚書
輔臣申時行等疏曰、竊見連日以來、塵霾四塞、亢風少雨

陰陽失調臣等悚切憂懼莫知所措伏蒙
皇上特頒宸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
天災之寔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已之心也臣等淺見寡聞
不能奉宣　德意仰替下風乃玆欽承　聖諭責臣等以
進言葵藿之衷敢不罄竭竊聞漢臣有云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
而不盡蓋言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順
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安民之要
亦不出此　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

催科　寬參　徵派

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夫賦稅有定額輸納有成規催科安可已也數年以來亦少急矣或見徵帶徵併督于一歲或本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罹查參惟圖避免生息休養之無術而鞭笞棰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竊以爲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爲率帶徵次之以起運爲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有撫字而民受一分之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夫國費有經民力有限譬之負担力任百斤者不能任一石也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已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柴炭之類是已方今財詘民窮

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竊以爲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即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即罷之。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

責成

三刑獄

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辨曲直。理枉伸寃已耳。近來問刑及查盤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詞而破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杖下。瘐死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差恤刑官員。必使寃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務公平。無以贓罰積穀爲詞。因而鍛鍊科罰。如此而民命可全也。

責成

四用度

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聚而衣食

之欲無飢寒不可得也況今十人作之一人用之作者愈勞用者愈賤欲無匱之其將能乎今貴臣大家爭爲侈靡衆庶傚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踰僭凌逼此耗財之尤者也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弊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望

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如我　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　袍服再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

皇上德意必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可枚舉然皆言官所嘗數奏該部所嘗題覆　明

旨申令不啻三五而民生卒未能安治效卒未能睹者何哉蓋其說有二曰議論不一曰　詔令不行斯二者非獨民生之害害且在國家矣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豈得不指陳時政條奏便宜然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即當斟酌可否分別從違可行則行當止即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爲之詞明知其見行也而請　旨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青旁午郵傳紛紜政令無常觀聽滋惑有司勾較簿書酬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此議論不一之患也人主之令堅如金石迅若風霆書曰令出惟行弗

詔令

兵清煩瀆退之除苛

惟反覆言重也。今 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常禁饋遺矣。而饋遺之故套尚存。嘗懲貪墨矣。而貪墨之餘風未殄。即輦轂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薄海內外。丕應而徯志也。不亦難乎。此 詔令不行之患也。竊以為欲議論之一。則題覆不可以不慎。欲 詔令之行。則查參不可以不嚴。伏望

皇上勅諭部科。自今條陳章奏。 旨下部院。或事在見行及難行者。不妨停寢。毋得泛泛就題覆。諸凡奉 旨嚴禁或令部科查參。或令該科記着者。如有故違。即行參奏。毋得徇情容隱。則議論可免于煩多。 詔令不至于壅遏。法度

日舉政事日修由是而民生可安天下可治矣臣等又推天下之事有害在一時而利在萬世者有始若不便于民而終則大為民利者凡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惟在較其利害之輕重而致行之則今墾田之說是也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思所以生之則思所以節之今 國家歲費無涯既不能節而戶口逃亡日眾田地荒蕪日多民無餘財地有遺利故莫若與地之利以助民之財此則建議者之初意也譬如富民之家苟有尺寸之地亦必使種蔬樹果以資日用之需況于畿輔之區荒閒彌望而顧棄之不耕縣之不用徒使勢力之家占為已有而不佐公家之

人言公加意有餘才不足只此等一踈其中間任得人皆論優級其作之手知此人有經殺深沉浮肆而其所并整公自寫孤也二不知弊遲得矣

害、新不在　國又不在民豈不深可惜哉但近水之處欲築堤岸欲疏河渠則必少用民力耳夫水利田土皆州縣有司之事按大明律荒蕪田地有罪失時不修隄防有罪今以荒蕪不修謂之便民以墾田興利謂之害民不亦左乎然而爲此說者其故有二北方之民游惰好閒憚于力作水田則有耕耨之勞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之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成田必歸民間必隸有司使坐失已成之業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較之則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昔成化中議開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爲黑眚之應遂命停止嘉靖

初始復開濬成之至今為利臣等以為墾田之舉但宜相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鹻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秫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為雇募如滹沱等河既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為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為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為然也伏惟 聖明裁察綸扉箭草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北直則有真順廣大等府在河南則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臨洮慶陽平凉鞏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旱災報者在江

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南則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者此皆 國家與區畿腹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積罹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攘奪邸報

十月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邸報

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 益蘇紫溪濟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 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

午兆

不螫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

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蟺見則千里之内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以[illegible]荒年盜

丁亥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命往來密謀期以曹歲迎春日據城舉事幸有賊一人出首當即擒拏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勘未的先行揭報看得東昌與臨清相連乃南北咽喉糧運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賴

皇上威靈撫按道府俱各盡心任事隨發隨撲未至猖獗此誠　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歉人民流離

飢餓切身。起爲盜賊。乃理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爲然。前　勑行申嚴保甲。緝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頁者

見本之言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郡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

心唯綜悉及經綸天下才

朝廷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灌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秦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爲變

賢言

若禁遏糴不忍坐視糴則商民必致于交爭而北望仍歸于民何利商不願糴此米也

也臣等以為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糶之法各該地方聽商民從宜糴買河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于河南各撫按官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皆有仰給或不至嗷嗷待斃洶洶思亂也若夫挽回和氣聯結人心又有根本切要事宜容臣等深思極慮另行陳　請奏議

請舉冊封大典

閣臣申時行等恭請　宸斷並乞　建儲　封王吉典疏

日昨年言事諸臣屢請　建儲道路流傳妄行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為

寶翰抄

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明旨昭然布告四方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為此紛紛以啟遷延待僉踰年於玆矣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益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則必深思遠圖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儲開封王暨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慰人心感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陳其說夫國家有大綱常若父子兄弟倫序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彝章具在而不可廢者是已昔我太祖高皇帝三年四

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
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　聖謨其爲綱常典禮計至
精至備眞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
皇長子聰明岐嶷睿質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　詔告
昊區奏聞　郊廟今屆六齡矣天序既已默定人心又皆
翕從此　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　皇第三子誕
毓艮索序屬宗盟雖未及勝衣趨拜之年亦已有礪山帶
河之重此　聖祖所謂宜封王爵者也查得　本朝故事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　趙王　英
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　世

宗嘉靖十八年、東宮　二王俱在幼冲、亦同日受冊載在寔錄、歷歷可考。臣等繹思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　皇長子宜正位東宮、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言成周之盛也。今匕鬯有歸、磐石有輔、長幼之倫既正、本支之傳益隆、在祖宗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燕翼。皇上春秋鼎盛、而膝前　皇嗣一已升儲、一已受爵、子貴則父益尊、後昌則福益大、在皇上聖衷、豈不悅懌。且使內而六宮、外而百官、遠而四海

九州、六軍、萬姓、無不歡欣踊躍、其以慰安人心、斡旋天意、
豈曰小補而已、臣等職在輔弼、國家休戚同之、故綱常
一日未明、典禮一日未備、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
故敢不避煩瀆、輒效其愚、伏望
皇上俯察邇言、亟定大計、將冊立、冊封吉典、及時舉行、
不勝幸甚。幷儀案錄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命擬勅加恩總裁纂修等官、

八月、

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門暖閣、面諭曰、朕見各
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于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勅

等深思詳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有簡
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寃抑事情。撫按
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干　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寃獄。以
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的來看。欽此。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曰。　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
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
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爲緊要者也。先年河嘗北
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　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粮動以數
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
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

極遊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弛、堤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為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衛安平曹濮、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查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

必致誤事。臣等愚見，聞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嚙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功，夏間畢事，即伏秋水漲，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虞矣。奏議

十一月，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于九邊之中，最為勞苦。為遼東撫臣者最難其人，顧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整飭邊務，皆有調理，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衝邊，故虜騎入犯，闖入城堡，晏然無恙，才績著人耳目，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二奴侵凌海西，

[illegible]明白

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為開原之患故力主勦具題
請　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屬官與同其開
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調以示警戒而　天威
嚴重下　旨拏問科臣彭國光為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
諉參論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開原未嘗
被兵原無失事其請勦二奴在先參論王緘在後原無推
諉科臣所言與彼中情事全不相合若遽將養謙議處則
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惟營
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緘下鎮撫司勘問招稱先年

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閣臣復疏曰

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邊方御夷勦撫不可以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為患頗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杲獻俘

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杲之子連結仰逞二奴為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杲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虐害于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其理甚明據王繳招內亦云屢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逆子則繳亦已

不肯不勘

知二級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敢言勦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巡撫之參也若王緘自明其無能原未失事以所
皇上寬恩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舉除兇孽為貪功以斬馘夷衆為妄殺則 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為不可也且王緘自以兵備官員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面質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眞僞始明功罪始定願臣等猶有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為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為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

不可不從

不可不從

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
國之忠為欺則邊將寒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動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淺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辭多生枝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材至難伏望
皇上特賜體察止寬王緘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
聖

勸學

異鳥

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嘗再　御日講于是述　太祖高皇帝

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　二祖則德茂業崇矣

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頷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柩幾至山半流液成川出小品

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參將公署爲書院何所見十月初二日起
工是月參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鄖城六
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
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譟而入毀學牌搶掠圍
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
銀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月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嚴
任釋戎服晉見仍劾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
過追改者再仍收城外鎖鑰李慮恐從之後閱操行賞
米即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大怒撫

足發言才服衆有義

不見試何以論詳

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褒裴淡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枝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紀纂要編

是年那林李羅引西虜恍忽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奈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殁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歹商鬨立至是以譬虎兒罕故苷心歹商爲非刷肉愿因糾歹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歹商協資畜而猛骨孛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歹商妻協謀誘殺刷原兵備使王緘乃檄參將李宗召會辭撃責塵魁勒兵執溫

[illegible]康古陸已念我溫姐，則猛哥擒釋之，止四康古臨儒
奴而猛骨孛羅，兒爲北關誘賺，從那首夾歹商，因自焚
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
守忠，奏聞猛骨孛羅勲幣，劫織玩寇釀亂，
上遣緹騎逮問，奪職，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五